

初，聞人未知學，會有常表為閩觀察使，興學校，正風俗，延僉領袖諸生，奇其文，器之。特加推拔，每宴集必致之。德宗貞元壬申，陸贄知貢舉，賈稜翻焉，試以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廉公文章蓋世，氣誼千古，擢公及第第二，授四門助教。而與韓愈，李絳，崔羣，李觀，馮宿，庾承宣輩，一時儔列龍虎，聲名藉甚，韓昌黎，嘗謂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信已。

公文溫州長史兄譽固安縣丞，嘗潮州司倉，子輦有文名，孫澥負詩稱，俱早夭，從子柅樹職司壘，亦開成三年進士，昌黎又謂自詹以上，皆為閩越官，益信專。

考其先擇美我南邑十一都高蓋山下，以歐陽有詩，故名詩山，村亦號詩村，地以火重也。縣乘志之詳矣，而或以譜入晉江，或以籍隸莆陽，此遠年湮，幾於杞宋，嘗稽我邑治內，有應魁亭，為公登第立，有衣錦坊，為公榮歸暨。有歐陽亭，為公遊憩建。況李貽孫弁公文集，謂公之子檣自南安來求序，則公為豐州武榮人審矣。祠志載公與王氏讀書莆陽，距家四百里許，晨昏之思忽起，便奔馳慰奉，不憚往返，則公非莆陽人，又大彰昭較著者也。

更有荒唐無稽者，莫如歐陽墓一說。舊傳誌公幼讀高蓋山白雲室，母常丁寧早歸，赴舉時母歿，里人為葬是山，阮歸作詩哀之曰：

高蓋山頭日影微，黃昏鳥雀傍林飛，庭前滴酒空流淚，不見丁寧道早歸，稽諸一統志亦載是詩，後之好事者，竟枉為母塚，翻作吞人墓，亦惑矣，我先邑侯黃濟字翻時，江右名進士也，來董斯土，修志及此別之。蓋按韓文公自徐州至京師，公將率其徒伏闕下，舉退之為博士，未逮而卒，年終四十，崔羣哭之慟，李翱為作傳，韓愈為哀詞，詞中有云：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則公歿時，父母俱存，昭然也，墓之者何為，哀之者何說。

然是詩亦非無謂，稽之永福縣志，陳嵩詩也，永福原有高蓋山，我邑亦有高蓋山，或因並其名而竊其詩，以誣先賢，黃邑侯修志，直以為鄧書燕說之誤，不例於夏五郭公之義，而析之最精者，欲後人信其目，勿沿其口也，生初亦耳而聽之，聽而信之，迨閱志及之，不覺千餘年之誤，曠然一解，論世知人，若黃邑侯者，真可謂讀書有眼矣，夫母死而預狀非禮教中人也，況未死而哀乎，在庸人已不可諉，而誣四門博士為七閩破天荒者得乎。生去公之世雖遠與公之居甚近，有慚事書，大愧椽筆，緣世枉誣先賢，未得歐公之考，俟荷芻蕘之詢耿之難室，始據証據，爰就韻感題以自解疑曰：

紛紛浪說古坎奇，高蓋山頭哀母詩，誰據陳嵩空淚語，枉成歐士早歸思，歿時親老簡稽鑿，死後友傷事豈疑，欲破齊東沿習見，請披韓檢檢哀詞，未知有得歐之實與閩之勝否，不揣謏陋，妄為執事獻。書後 清室統庚戌戴希朱

善哉方伯公一考之大有關於四門事實也，希朱嘗稽詩山資福院，唐普茶昆碑記，謂唐咸亨辛未年，有歐陽公（細考年代此歐陽公是四門祖父）揮金布穀為構院宇，又潘明經碑記，謂行周公所產之里，在芹山之麓，與高蓋接壤。南安縣學周學憲碑記，亦謂詹故南安產，據此則歐陽氏家於詩山最久，而先生之降神詩山益彰矣。

惜自唐迄明，縣志久廢，致破荒名獻，隸入他籍，天下幾忘產自南安，亦吾邑一憾事也，弘治間黃邑侯修志，曾釐而正之，兵燹後志復散軼，至崇禎時，李邑侯續修，其得據以為辯析者，賴有方伯公此考耳。聞嘗証以歷史沿革志，益知其拳拳譜入晉江莆田為辯者非無據也。

吾閩惟南安之名最古，梁天監間置郡興泉永三屬，皆南安籍也。隋開皇間改縣晉江諸屬，皆南安地也，唐高祖武德五年，置豐州莆田諸縣，亦南安地也。

嗣聖初（唐中宗）改為武榮州，景雲（武后）二年以武榮州諸屬為泉州，開元六年泉州折南安東南地，始置晉江縣，先生之祖父，始建院於高宗咸亨，其時晉江尚未立縣，莆田亦隸豐州，則方伯公斷為豐州武榮人，益簡鑿不磨矣，當時圖籍，旋隸旋更難盡區別，且晉莆二志先修，獨南安志不修，宜其發祥之地，晦而不傳也。

然晉莆之採入志乘，亦非無故，晉之潘湖，先生之祖居也，龍首龜巖，尤為讀書遊憩之所，莆之福平，先生之別墅也，其仲子徙居於此靈巖尤為肄業歸藏之所。希朱曾舉譽得之，先生之於晉，猶朱子之婺源也，先生之於莆猶朱子之建陽也，南安之詩山，猶南溪之文山，因朱子而顯也，晉莆固可為先生立傳，而詩山為先生毓秀之鄉，則斷斷乎不容混者也，至歐陽墓哀母一詩，方伯公既辯為陳嵩作郡縣志，復擬為續作，可為明辯析矣，而究未指其墓為如何，茲閱文集，乃知絕頂封塋非四門之母，乃四門祖母也，則是詩愈不足誣先賢矣。

希朱生長詩山瓣香四門久矣，現據據故實，敬纂傳贊，復以方伯公一考，攸繫匪輕，用編入藝文，而並抒管見如此。

## 郭聖王史略

閩南有一名勝曰鳳山寺，崇祀郭聖王，諱忠福，南安人也，其遠祖為唐汾陽王，傳至高，入閩，再傳至華，遷於泉，王世居於南安之郭山下，即今之龍山宮是其故居也，其祖父多隱德，母感異夢而娠，誕王於後唐同光初之二月廿二日，生而穎異，氣度豪偉，菽水承歡，事親至孝，嘗牧羊於楊長者之家，晨昏之思，忽起馳歸，侍奉定省，依依如也。父薨，艱於葬地，王憂心耿耿，就牧猶潸然淚下，一堪與家，鑒其孝，指長者之山而告曰：「窆此大吉」，王然之，稽

頹而謝，乃籲求長者而塋之，竣乃歸，以孝事母而身終焉。在石晉天福三年，於八月廿二日，忽牽牛携酒登山，坐古藤上化而為神，母至，攀其左足，塑像者，因塑其左足下垂也。迨母薨，里人感其孝，為耐葬於清溪之塋，而王屢著聲靈，求而輒應，乃建廟祀之，以其姓而名之曰郭山廟，亦曰將軍廟，即今之鳳山寺是也。宋建炎四年，湯寇鴟張，蹂躪逼境，里人懼而欲遁，乃卜於王，弗許，忽大雨溪漲，寇不能渡，王白衣乘白馬以誘之，蹙而過者多溺死，邑賴以全，紹興年間，里人吳慎，奉王香火入京，值宋宮火焚，王麾以白旗，火遽熄，高宗乃勅封為「威鎮廣澤侯」，賜廟額曰「威鎮廟」。慶元開慶間，初勅加「忠應孚惠」四字，後勅加「威武英烈廣澤尊王」。自是王之聲靈赫濯，益震於遐邇矣，明嘉靖之季，島倭寇詩山，鄉人築堡於廟北，賊困之不利，意以為神，縱火焚廟，碑勅俱燬，忽大雨驟至，賊之攻堡，其藥亦燼於火，遂懼而遁，民賴以安，里人遂再興修以安神靈，雖不如昔時之華麗堂皇，大都不失其舊觀也。至隆慶元年，重為修葺，萬曆八年，拓而大之，煥然可觀，二十二年，又廣其庭，曲其磴，以增其勝。至清道光七年，郡守劉炳，邑令徐賢彭，率紳耆又再捐建，咸豐三年，同廈會匪倡亂，蔓延南安，林俊謀逆，由德化竄陷州城，悉藉王力，得保無恙。同治乙丑，復有土匪謝險，嘯聚何山寨，四出焚掠，抗拒官兵，賊勢方張，人心風鶴，永春知州翁學本，素仰王靈，為誓除民害，乃躬詣虔禱，隱設方略，所卜皆符，未幾，獲其兇而戮其黨，搗平巢穴，殲滅匪寇，永南之民，得以安枕無憂，於是諸紳耆臚列事蹟，會同邑令吳光漢王惟毅，先後通詳，蒙撫憲下具疏題請於同治九年奉旨加封「保安」兩字，邑令張希淵，恭製匾額，敬為懸掛，綸輝輝煌，以彰神力，而垂不朽。至於王之沛甘霖，祛瘟疫，禦災捍患，保國安民之事，殊難縷述。光緒四年，邑人黃位中等，復再修建，惟為時已久，頓失舊觀，現詩山歸國華僑，倡議續修，藉

以保存名勝，是則王之聲靈赫濯，將與日月經天，江河緯地，同垂億萬斯年而弗替也夫！

### 茲錄其啟事於下：

閩南名勝有一古刹，曰鳳山寺，古稱郭山廟，歷史悠久，迄已千有餘年。寺內遺有古代藝術雕刻之塑像甚多，其中以郭聖王（即廣澤尊王）為最著名。寺外則樹木暢茂，風景甚佳，山靈毓秀，其形如鳳，故名曰鳳山。而所崇奉之郭聖王，以其生平事親至孝，後人皆以孝子稱之。閩南各縣，以及海內外華僑之善信者，莫不尊敬而信仰之，每在八九月之間，士女如雲，不遠千里而來，瞻仰崇奉者，因感其孝道也！惟該寺為年湮代遠，失於修葺，既受風雨之損，又遭失火之災，禪房被焚，宮牆傾圮，撫今追昔，頓失舊觀，良可慨也！者番歸國華僑，為要保存名勝，愛護古蹟，倡議修建，預定計劃，擬將被焚僧舍，繼續興修，寺外添建亭台椅桌，並增植樹木花卉，以增其勝，

而越行旅，方不負古蹟名勝之美稱也！至於詩山公園，開闢于茲，已有年矣，園址在於詩山之中心，為交通暢達之處，人材薈萃之區，範圍廣大，地勢天然，園內樹植花木，景色清幽，參建池亭台榭，雅致異常。園中有龍山宮一座，即郭聖王在未成神時之故居也。又有紀念碑，烈士墓，圖書館等，建設壯麗，蔚為鉅觀。園之周圍，開闢公共體育場數處，作為居民鍛練體格與運動娛樂之場所，演劇映影，節日集會，均在此，空氣新鮮，風景清佳，遊者悅目，覽者怡志，大有流連忘返之意。年來為失於管理，以致零落蕭條，真不堪以回首矣。現擬加以整理，並擴大其修建，缺者補之，舊者修之，使其煥然一新，令人樂賞。惟是進行修建，必須羣策羣力，共襄是舉，希我海內外諸華僑，力為推動，慷慨輸將，則眾擎易舉，以達修建之功，是為啟。

鳳山寺  
詩山公園  
委員會啟

## 由南安人談至南安會館

本地董

新加坡由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始歸英人接管及統治，惟華人之居於是地者，必在其前，蓋第一任總督萊佛士於奠定此基礎後，會施行調查人口，當時已有華人住於市區者數逾三十人，而散居於各處村落，一時尚無從查考，其中來自福建省南安縣者，當有其人，良以道光九年在青山亭已有三十一位不知姓名之南安人合葬之故在焉，及道光十六年（丙申）始由梁王癸先生等出而募捐建築鳳山寺於該合葬墓之附近，至同治七年（戊辰）乃有蔡鵬南先生等發起重修之，迨光緒三十三年（丁未）英當局為開闢馬路，發展市容，償還該寺地價五萬元，該寺當事者遂物色得因士特丟遜山麓之摩哈末蘇丹路重建該寺，其背山面海，建築巍峩，壯觀無比，至民國三年，因鑒於附

近一帶失學之兒童不少，為應時代之需求，曾創辦南明學校，教室分設於寺之兩旁，求學者百餘名，多來自鄉村及附近之貧寒子弟，出資創辦者雖僅該寺董事部，招收之學生却未分畛域。嗣因地方有限，未曾發展，後因經濟方面，遭受打擊，僅辦十餘年，畢業者大有其人，成績尚堪告慰。在南安邑僑南來者，初期當屬一般貧苦之輩，居於家鄉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外，前途決不能盡量發揮，到不如冒險離鄉別井，於是往往大城市謀生者，其中當不少遠涉重洋至呂宋、爪哇及馬來亞新加坡等。在當時之情形，如能勤儉，埋頭苦幹，經過不久者，便有成就，在南安邑僑等，於同治七年前，除上述梁王癸先生之外，無從查考，至該年始有發起重修鳳山寺祀奉廣澤尊王之蔡鵬南宋